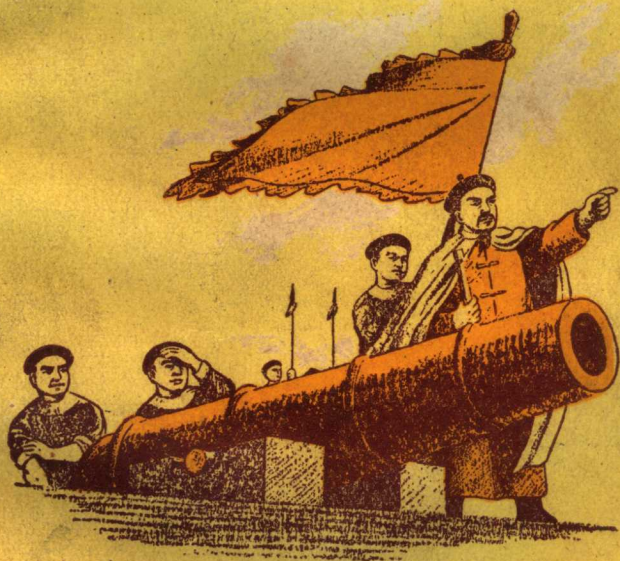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林則徐

郑君里編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林 則 徐

〔导演剧本〕

郑 君 里 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鴉片戰爭”是中國人民展開反帝鬥爭的序幕。這個電影劇本比較正確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英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描寫了清朝政治的腐敗，高級官員對洋人的奴顏婢膝，不惜出賣民族利益來維持他們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的丑惡姿態，而林則徐與關天培、鄧廷楨等，堅持民族立場，與全國人民站在一起，不怕國內的權勢，不畏洋人的逞凶，與英國侵略者的急先鋒義律在大堂案桌上、虎門炮台上展開了正義、英勇的鬥爭。……雖然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林則徐的鬥爭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平英團”為首的中國人民，舉起了反帝火把，樹起更鮮明的旗幟，揭開了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反帝鬥爭的勝利序幕。

電影文學劇本

林 則 徐

編 著 者 鄭 君 里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2 插頁：1 字數：61,000

1959年6月新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1,000冊

統一書號：10078·0792

定 價：(八)0.32元



CAC 64/10





前 言

影片“林則徐”(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系根据叶元同志所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鴉片战争”(刊载在1957年5、6月份“人民文学”)拍摄的。剧本发表之后,获得不少的好评,它为影片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基础。

在筹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摄制组曾经广泛征集各方面(包括历史、文物资料、文艺界等)的意见,得到有关领导上的指示,经过“创作集体”反复的讨论,和摄制组同志们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的建议,我们曾先后对剧本的主题、人物和情节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增删——自然,这些修改是否妥善,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现在这个导演剧本系根据“完成影片”整理出来的。在编写的时候,我曾打算尽量保存影片叙述的特点(如蒙太奇、场面、动作等),但,我发现在影片中某些动作性强、短镜头多的场面(如“焚烟”、“海战”、“三元里夜战”等),如果用文字来传达每一个镜头的内容,就会显得重复单调。因此我大体上还是采用电影文学剧本的形式。

第一章

伶仃洋。

海天蒼茫一片，一队英国的三桅帆船远远近近在空闊的海上，迎面駛来。

巨大的船帆漲滿了风，英国国旗在风中飄閃。

帆船甲板上，齐齐整整的木箱堆积成山，一个英国水手銜着烟斗坐在木箱上，悠然了望着若隱若現的地平綫。

木箱上用鑲印板印刷着以下字样：

联合东印度公司

公班土

淨重 133 $\frac{1}{8}$ 磅

西南季候风起了，从印度起碇的英国帆船乘风而来，目下正是英国商人偷运鴉片最活跃的季节。

画外音：“远在十八世紀中叶，西方的英帝国，为了开发

殖民地，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千百箱鸦片装上了走私的驳船，转运到偏僻的海隅。

潮退了，几只驳船搁浅在浮沙上。

烈日下，一长串一长串的中国苦力涉着没腹的深水，扛着沉重的木箱，摇摇晃晃地往岸上搬。他们赤着膊，穿着短褲衩，小心翼翼地涉水走着，生怕溅起水花打湿了烟箱。

岸边笔直的峭壁下，有一条羊肠小道，苦力们哼着“嗨——喘——，嗨——喘——”，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了岸，钻进那小路去……

画外音继续：“……到一八三八年，仅广州一地，英国就进口了四万多箱鸦片，抢走了三千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

二

北京，午门——巍峨的马蹄形城垒，黄色宫墙，绿油油的琉璃瓦，雄偉的气势……

戴盔穿甲的御林军，挂着佩刀弓矢，五步一哨，对等地站着，象几百个齐整的翁仲，从天安门一直排到午门前。

扛着烟箱的苦力们若隐若现（叠印），象幽灵似的爬进午门里去……

是朝会的时刻，乾清宫外站着豹尾班，执枪侍卫十人，

佩刀侍卫十人。

丹墀下跪着六部九卿，肃穆地等候皇上召見。

画外音繼續：“……在当时的統治階級中間，以軍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和以林則徐为首的抵抗派，为着禁烟問題，斗争得很激烈，而清朝的道光皇帝起先却倾向于抵抗派……”

乾清宮。軍机大臣穆彰阿領着四位京章，各按品位，前前后后地俯拜于地。

道光皇帝——旻宁，高踞宝座，怒气冲冲向穆彰阿发脾气：“哼！在宮里居然有人敢抽大烟！太监抽大烟，連王爷也抽大烟，真是胆大包天！”

大臣們吓得前額触地，不敢仰視。

旻宁怒目向大臣們扫一眼。

穆彰阿連忙恭順地应道：“皇上……这实在不象話！”

旻宁頓了一下，語气略轉和緩：“林則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們去議論嗎？”

“是，奴才們商議过了。”穆彰阿揣摩着旻宁的神色，試探地說，“六部和軍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請皇上圣裁……”

旻宁勃然作色，一手打开林則徐的禁烟奏折，申斥地說：“操之过急？你們看看这几句……”

黄綾奏折上，几句警語打着朱笔密圈：“……若犹泄泄

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晏寧一邊念著，深有所感地說：“真有一天，當兵的扛不起槍，老百姓完不了糧，咱們大清江山還保得住？”

晏寧這幾句話把大臣們打悶了。

“你們簡直是發昏！”

大臣們又匍匐倒地。

晏寧沉思片刻，把林則徐的奏折遞給穆彰阿：“拿回去照辦！”

穆彰阿連忙起身，呵腰走向寶座，恭接折子。

京章們也起身，悄然退出。

殿外，侍班官從廡廊走出，向丹墀高喊：“湖廣總督林則徐上殿！”

近處另一位侍班官接著傳呼：“——林則徐上殿！”

林則徐踏上白玉台階——中等身材，眉目疏朗，象黑珍珠似的眼睛此刻收斂起來，顯得格外端凝沉重。他穿著九蟒五爪蟒袍，外套仙鶴補服，右手緊緊捏著胸前朝珠，生怕走路時碰擊出聲。

侍班官掀起大殿的暖帘，一縷陽光射入，反衬出殿里的陰森。林則徐虔敬地進殿，整座空落落的大殿只剩皇帝和他兩個人。

林則徐走到寶座前行覲見禮，奏道：“臣林則徐恭請聖

安！”

旻宁神色和藹，徐徐說：“林則徐，我派你为欽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鴉片——”

林則徐感到意外，目光奕奕地仰視着皇上。

旻宁勉慰地：“——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林則徐起先有一点犹豫，但很快地就毅然决定承当重任，奏道：“臣領旨謝恩。”他俯拜——

三

軍机大臣官邸。

穆彰阿气冲冲地走进外書房，几个科道大員站起迎迓，穆彰阿头也不抬，一个劲儿往里走。

协办大学士琦善迎上前来，低声探問：“皇上的意思……？”

穆彰阿从袖子里抽出林則徐的奏折，向他手上一塞：“这就是皇上的意思！”

琦善打开了折子，大員們都围上来看。琦善愈看愈生气，連忙向内室走去——

穆彰阿已經脫下补服，瘫痪地橫在紅木榻上喘着气。剛才上朝跪了几个时辰，一双腿已經麻木了，此刻架在矮垫上，小苏拉跪着替他脫朝靴。不远处站着几个小苏拉，端着

小痰盂、热手巾、燕窩湯、水烟袋之类，依次前来伺候。

琦善大步进来，扬着林则徐的奏折，火辣地問：“看样子，皇上是要禁烟罗？”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穆彰阿摩撫着小腿，微微呻吟，小苏拉給他捶腿。

琦善象热鍋上螞蟻似的来回踱着，說：“禁了烟，广州的錢来不了，咱們喝西北风啊？”

穆彰阿端起燕窩湯，沉吟半晌：“慢慢想法子吧，此刻咱們說也是白說！皇上还派林则徐当欽差呢！”

琦善象給針刺似的跳起来，叫道：“放林则徐当欽差？哼！太抬举他了！”他愈想愈气，“不行！”轉头就走。

穆彰阿忙問：“干什么？”

“我找老爷子跟皇上說去！”他一个劲往外走。

穆彰阿叫住他：“回来！——皇上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的……”

琦善无可奈何地止步，不服气地問：“依您說，就算了嗎？”

穆彰阿拉他坐近身边，意味深长地劝他：“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我看还是写封信給豫坤，要他从广州先下手的好！”

“豫坤？”琦善眼珠一亮，不覺微微点头，他觉得这一着棋不坏，于是敏捷地走向書桌，拈起笔来，捉摸怎么写法——

四

古驛道。

丛山峻岭中一条驛道，尘头起处，一匹枣紅駿馬飞奔而来。馬上的差官横捎着黄布公文包袱，不停地揮着鞭子。前面高山擋着路，馬蹄飞跃，如履平地。

五

粤海关。

夜。照壁檐下高挂着“粤海关”的灯笼。青石板路傳來急驟的馬蹄声，一騎快馬飞驰至衙門口，差官翻身下馬，飞奔而入。

花厅的便門“呀”地給推开，老家人捧着大封套一个勁儿跑向內厅，只听得“噓——”的一声吆喝，姨太太打內厅里閃身出来，堵住門口，白他一眼，向內厅唠唠嘴——

透过蟬翅般的竹絲帘，横陈着一張貴妃榻，榻上安置好一套象牙烟具，过足了癮的粤海关監督豫坤躺在榻上，閉目养神。

家人悄悄地向姨太太报道：“京里穆中堂来的，六百里加急递到！”

豫坤微睜开一对死魚似的眼珠，声音里有点气恼：“給我！”

姨太太連忙遞過了信，捻亮了白沙罩洋油燈。起先豫坤以为是例行公事，不甚在意，接着愈看愈緊張，翻身坐起，急叫：“馬上把伍紹榮叫來！”

竹絲帘后，豫坤跟老“行商”①伍紹榮低声嘀咕着什麼。

伍紹榮听着，十分惶恐。

豫坤交給他一張小紙條，打发他走：“你去吧！”

伍紹榮連連點頭，踉蹌退去。

豫坤想到了什麼，又叫住他：“回來！”

伍紹榮惶惑地回身。

豫坤問他：“洋人問起是誰的主意，你怎麼說？”

“自然是監督的主意羅！”

豫坤嘆口氣：“唉，那就砸了，不能提到我，懂嗎？”

“懂，懂！”伍紹榮恍然大悟，轉身奔出。

六

英國商館。

大厅里，洋商們三五成群地在喝酒、玩牌，談笑得很熱鬧。男仆引着伍紹榮匆匆進來。洋商們紛紛向他打招呼、問好，伍紹榮沒有心思周旋，草草道了“晚安！”跟着男仆進入起居室。

① 行商——代表清朝官府總管對外貿易的商人。

华丽的起居室，雪茄烟霧騰騰，四五个闊洋商圍着桌子在賭錢。

伍紹榮有礼貌地躬一躬身：“晚安，紳士們！”来不及等主人招呼就走过去。

洋商們客套地敷衍几句，眼睛沒有离开紙牌。

伍紹榮在大鴉片販子顛地的身边坐下，悄悄地說：“顛地先生，欽差大人林則徐就要到广州了，抓人名单上，头一名可就是你呀！”他从腰包里掏出一張小紙条，攤在桌上。

洋商們看那条子，有点緊張：“真的？”

顛地斜眼一望，不以为意地說：“不要紧……”

伍紹榮不安地說：“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

顛地打出一張王牌，志在必勝，隨口說：“有办法！”

伍紹榮急了：“噯呀！你是不知道这位林大人的厉害！湖广的烟客听了他的名字魂都吓掉！我看，你还是躲一躲好，出了漏子我們担待不起呀！”

男仆送来咖啡，他熟悉伍老爷的口味。

顛地停了手，略一考虑，随即釋然地笑問：“你說，这林則徐是不是中国人？”

伍紹榮正嗅着咖啡的香味，奇怪地答：“怎么不是中国人？”

顛地随着抛出一注筹碼，微笑：“嘿嘿，是中国人就好办！我不信他会不要錢！哈哈……”

洋商們附會地大笑。伍紹榮有點窘。

頗地向他的“下家”——一個商館辦事員吩咐說：“喬治，通知我們裝鴉片的躉船，馬上開出口外去，避避風頭！”

喬治看慣了中國的世面，點頭笑道：“又有新官上任了！”

室內又浮起了一陣笑聲。

伍紹榮哭笑不得，尷尬地起身——

第二章

广州天字碼頭。

堤岸邊，一字兒地停泊着好多艘官船，桅杆上飄着長旛和彩旗，船頭上八字形地排着差役，抬着紅漆金字的“湖廣總督”、“兵部尚書”等誥封牌。

碼頭上齊齊整整地排着四列儀仗兵，文武官員沿着碼頭台階，躬身肅立。

吹鼓亭里，吹奏着“迎賓樂”，嘹亮的嗩吶吹出南方的激情曲調，迎接貴人。

八名轎伕抬着一頂綠呢大轎從船上起步，小心翼翼地踩着沿岸鋪着的紅氍毹，把欽差遞到“接官亭”前。

執事掀起轎帘，林則徐呵腰出轎。他今天頭戴鮮紅珊瑚頂子的紅纓帽，身穿金光耀眼的黃馬褂，一雙黑珍珠似的眸子光芒四射，真是“神采奕奕，顧盼生風”！

牌坊下，一列戈什連忙燃起手握的木柄“銃炮”，林則徐就在九响禮炮聲中迈入“接官亭”。